

史記

冊十九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

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

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

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

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

曰行曰商處曰賈往來販賤賣貴本云陽翟大賈

也往來賤買貴賣家累千金秦昭王

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

子索隱名柱後立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

是為孝文王也

史記卷八十五 中華書局聚

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秦隱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

章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子楚母曰夏姬母

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

傳曰信不由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

中質無益也韓王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

孽孫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

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下文又云以五

顏讀為畫音才刃反進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

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鄆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貨也

陽人呂不韋賈邯鄆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
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
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
君之罪至死聊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
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廢美於累卵而不壽於
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

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

之患矣陽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立子倉用事王后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目山陵子僕

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

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

王后乃為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

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

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索隱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

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

子能立適嗣者正義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

十餘人子又居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

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

者爭為太子矣索隱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僕

正代言子楚無望得為太子子楚曰然為之柰何

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
 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
 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
 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
 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
 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
 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
 夫人索隱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
 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以此為一
 上句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夫在則尊
 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

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
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
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
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
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素隱間音閑從音七恭反
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
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
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
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其姿容
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

上鈞者以取魚喻也奇卽
史云此奇貨可居也

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

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

索隱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

匿有娠則生政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固當踰常期也

五十年使王齧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

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

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

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

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

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

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

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

索隱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

秦代而曰河南者史紀
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

立為王集解徐廣曰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

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秦

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

最後而卒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正義

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

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

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先識審分審應離俗特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

也卷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名新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

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

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毒

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桐

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

呂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謂宮刑胥靡

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

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

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

卜當避時徙宮居雍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毒常

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毒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

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

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

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北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

謂之見子陵亦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

當有萬家邑

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

年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

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

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

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

遷太后於雍秦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

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秦志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

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

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

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

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

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

誅乃飲酖而死秦志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

也民傳言呂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冢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毒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

后薨諡為帝太后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

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蔭陽廣曰一徐
豈謂諫列生時之行乎

陽作芷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毒貴封號文信侯不韋封也嫪侯

毒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

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秦地

風有好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

子乎集解翻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于楚華陽立嗣邯鄲
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
策既成富
貴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爲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爲不韋子耶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史記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遂邑左傳齊

云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也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杜預云濟北東阿齊

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其頭類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

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

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

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

為言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

城壞即壓齊境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

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

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

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

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

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

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

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

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

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祭音次曰夷昧索隱昧音

士曷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

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

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

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

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

平王死索隱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

在僚之十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

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

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

州南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

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

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左傳直云王

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

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

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
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
允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公子光頓首曰光之
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

集解徐廣曰窟一作空
索隱僚之十二年夏

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

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

掘地為室也所以攻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

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集解駟案音披
索隱兵器也
劉達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窟室中
索隱詳音賜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

偽重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集解徐廣

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賜音七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

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

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

而晉有豫讓之事
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
索隱案此傳所說

豫讓者晉人也
索隱案此傳所說
故嘗事范中行氏

而無所知名

案左傳范氏謂昭子

中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

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去而事智伯

子荀瑤也襄子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行氏中

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

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

及智伯伐趙

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滅智伯之後而三

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

皆非棹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灼曰飲器虎子也

三版故漆其頭以為飲器

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

初以酒灌後又率

其宛傳曰匈奴破

皆非棹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灼曰飲器虎子也

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漉杯故也

說恐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

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

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案音賴卒音居頃

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集解漆有音賴之患瘡腫若

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

近古多假厲爲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

厲字戰國吞炭爲啞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

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使形狀不

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

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

易邪索隱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何必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

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

難耳

索隱劉氏云謂今爲厲啞也

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蔡隱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

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并州晉陽縣東架水在

襄子至橋

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

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

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

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

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

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

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

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戰國策云

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耳曰吾可以下報智

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滅智伯至殺俠累

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軹縣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

南三十三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

殺今言仲子事哀侯非其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

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與韓相俠累有郤古挾反累

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

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

遂拔劍趨之以救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

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廣曰徐

作賜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集解駟案此芮反

以為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

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羸糲之費正

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

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

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憲王外祖母也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

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

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

不甚遠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

生得失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

泄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

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

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

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

眼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扶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蒲酷反暴購問

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

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

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煩窳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

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

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

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

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

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為老母幸無恙爾雅

楚辭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

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

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

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集解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索隱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

入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

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

刊劉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

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

其姊妄云云為己隱誤矣

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

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難忍若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

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
時為不能細也若按年表從始皇二十四年至韓
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

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齊有慶氏

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

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

人尊重而稱子然也相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

讀書擊劍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河內縣懷州荆軻嘗游過榆次州縣也并與蓋聶論劍

反蓋姓聶名古臘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

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

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

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攝猶

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

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

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築似琴有絃

名漸音如字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

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

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

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

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

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

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

其傅鞠武索隱鞠音麴又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

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

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謂燕國也未有

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集解駟案批音白結

反索隱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

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

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

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振救也言禍大

救而不可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

于合也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

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音昏惛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

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

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

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

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

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

先生其為久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

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襪席

卸作掬

徐廣曰

襪一作撥

反襪猶拂也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

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

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

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

所善荆卿可使也

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

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音俯

俛

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

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

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案無

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於秦闚以重利

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

秦王貪

絕句

其勢必

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

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

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

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

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紫

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

東官池軻拾瓦投龜太子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
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
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久之荆軻未
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

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

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集解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翹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

也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

幽州南界南有督亢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

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
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搵其脅徐廣曰搵音張鵠切一作抗反
言抗拒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徐廣曰搯音烏

革反腕音鳥亂反字書作寧掌後曰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也切齒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

云腐爛然皆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

首集解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焮

之謂以毒藥染劍鏑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

死者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忤者

逆視音五故反不敢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

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

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正義易州在幽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為變徵之聲正義徵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
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
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
朝服設九賓

賓

劉云設交物大備卽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

見燕使

者咸陽宮

因北

三輔黃圖去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

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無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

匣音戶甲

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

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

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

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七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

長操其室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

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

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

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今宿衛之官若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且音以其所奉藥囊

提荆軻也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

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

拔故云

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擿秦王

字耳音持益反

不中中銅柱

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

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鐵論曰荆軻懷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特也於是左

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

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

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

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

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

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

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

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

人庸保匿作於宋子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

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宋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家之謂主人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

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

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

遲人故言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時案隱約所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乃退出

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

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集解駟案矐音海各反案隱使擊筑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煙令失明

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案隱扑音普

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

於刺劍之術也案隱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

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

角也

索隱

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

衡皆有此說仍云廡門木鳥生肉足也

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

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

立意較然

索隱

明也

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第哭市報主塗廁勿到申冤操袖行專暴

秦奪魄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
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
耳○臣照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爲楚
冒勃蘇耳必音沫爲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
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
者安肯身爲刺客則直以劌爲沫未免武斷呂氏
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
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
劍當兩陞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
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爲劌之證而
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
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爲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掘吳越春秋作窟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爲
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

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
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
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
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
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
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
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
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
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
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
無此文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
隱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

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
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
六年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
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
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荆軻刺
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
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
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
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況丹與樊於
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
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爲厚字之訛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掇○蔽疑作襪音
覽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襪席

爲人庸保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
作酒家保○欒布傳云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索隱

史記卷八十七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

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

少時為郡小吏索隱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

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

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

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

時遊者主事索隱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

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言秋時萬物

說士成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

而能彊行者耳索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

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

故諾莫大於卑賤正義而悲莫甚於窮困久

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

非士之情也正義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

為者非士人之情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

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

幾也

東隱 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知動

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疆非也 正議 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

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因

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

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

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

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 秦孝公惠文王武昭王

孝文王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

賢由竈上騷除集解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 言秦欲并

為難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

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

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

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

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

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

秦以作注漑渠正義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

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漑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已而

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

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

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紫隱言盡逐之也言切

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李斯議亦在

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正義亦未為得也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十年在始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紫隱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

於秦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迎蹇叔於宋紫隱秦紀又云

入秦號五人殺大夫也正義新序云百里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

之以為上大夫宋未詳所出正義括地志云

蹇叔岐州人時遊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紫隱不豹自

宋故迎之於宋

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志云秦大夫而云自晉
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
游秦後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正義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
或易為十二誤也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

并巴蜀正義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
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

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

相又三川是儀北收上郡正義惠十五年魏南取漢

先請伐故也正義北收上郡正義惠十五年魏南取漢

中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攻包九夷制鄢郢正義九夷即

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

也正義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

此九夷本東夷九種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河南府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彊公室杜

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

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寶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集解昆岡在于闐國東有隨和

之寶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

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

珠下和璧始皇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集解駉案

乘織離之馬集解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鼉之鼓集解鄭玄注月令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

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音提周書曰正

純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

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音附即隨珠也宛者

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

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阿縞之

衣錦繡之飾集解徐廣曰齊之不進於前而隨俗雅

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

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鈸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

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說文云甕汲鈸也音於貢反

甫有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索隱昭韶異國之樂也今

棄擊甕叩鈸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管子

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

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猶給也

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音積

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

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集解駢案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

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

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

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

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索隱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

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

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

尊立一帝故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

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

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國制令六

不同今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

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

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

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

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

未不知所稅駕也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

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抵琅邪沂州今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

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

使監兵上郡上郡故城在綏德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爲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集解駟案辨士隱姓名

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

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

輶車中一作輶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

從輶車中可諸奏事輶車也孟康曰輶車如今喪

也如淳曰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

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

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

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

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

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

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謙劉氏音將淺反則謙亦淺義古人

語自有重輕所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

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

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

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

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

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

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

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

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

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
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
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
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
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
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
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
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
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
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
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
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

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

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

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斯言

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

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

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

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水搖

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謂廢申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謂小白身死爲戮紂殺親戚謂殺

子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

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

秦憲

言我今日猶是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

故曰安足爲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
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
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
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
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
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
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
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前士卒
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

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
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
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
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
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
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
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
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
吏繫於陽周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
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
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
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

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正

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

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

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音義死於杜案史記

音義死音貯格反裂其肢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

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

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

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

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

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

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

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

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

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

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

作柞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

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粢音資糲音

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甌徐廣曰啜土釧案音刑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推也爾雅云穀

盡也氏云一作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禹鑿龍門通大

夏疏九河曲九防謂河之九決渟水致之海

徐廣曰致而股無腠腠膚脛無毛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

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

而不恣睢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

梏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

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

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

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

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

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

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

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

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

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言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

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

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

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

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尋常

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

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

行盜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

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

取攫故入取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

物亦云搏也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

釋

則

唯

明

故

尋

常

不

釋

以

盜

跖

之

釋

則

唯

明

故

尋

常

不

釋

以

盜

跖

之

之第王孫子曰

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

樓季魏文侯

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樓季許慎曰

詩云祥羊羶首毛傳曰牝曰祥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祥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音七笑反壑音漸

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明主聖王之所

限平壑則易涉故跛祥牧於泰山也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

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

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

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

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且夫儉節仁義之人

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

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

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

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

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拂音扶弗反

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

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

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

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

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

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

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

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

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

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集解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

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

集解徐廣

曰揆一作撥也

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

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

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

案

房音如字

聚狗馬無

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謂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

趙高因曰如此殆

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集解

徐廣曰公過三川

一作訟音私

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

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

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

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集解應劭曰戰國之

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

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

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李斯不得見因

御故曰角抵也駟案穀抵即角抵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

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

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

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

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
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

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

也

索隱

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

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

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

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
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
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
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
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
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
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
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
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
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
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
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
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
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
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
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
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

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劉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

索隱

劉氏云第子嬰當爲孫子

也嬰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

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

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

官皆畔不適集解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

降軹道旁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

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

喪身誅本
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

史

記

卷八十七

大中華書局聚

史記卷八十八

國未異
史記卷本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睢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蒙驁音遨又自鄉氏音五到反

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

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

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

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法遂謂恬嘗學獄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

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

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

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

河南正謂靈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

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隸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

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

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

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

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廣曰為徐

宦者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

也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

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

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

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勝州連谷縣是直抵

甘泉在雍州宮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壘山堙

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

並白浪反並音海上北走琅邪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

乖則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

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

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

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

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俞即踰也音與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山義今代州也因禱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

存君

集解徐廣曰無此字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

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秦隱曲姓宮名

令蒙

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

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

謂知意矣

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

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

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

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

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

籍非也

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

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

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
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
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

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察於參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
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

一珍做宋版印

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澗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憇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
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
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
○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
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庚辰年八月十五日

官業計共計...

○印...

錢連二十六...

半...

○...

文...

...

...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

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臣贊云今陳其少時及魏公

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晉灼曰命者

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如淳曰父時

反禮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絕其夫而改嫁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

音邢邢州唐昌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

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

與為刎頸交

齊生死斷頸無悔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

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

門以自食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

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曰

徐廣作攝

使受答吏去張

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

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

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

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

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

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

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

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

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

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

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至諸縣說

其豪傑曰鄧展曰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

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案漢書

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裴外

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

之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
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
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
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
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
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
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
通說范陽令曰蒯通案漢書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
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
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公之腹中者

集解徐廣曰傳音載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

畏秦法耳

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

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

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

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戲地名卻兵

退也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

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

臣曰陳王起蕲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集解曰晉灼曰介音

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

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

息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也武臣乃聽之遂立

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

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鱣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

集解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集解如淳曰厮賤者也公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厮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

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

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

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

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

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集解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

券契義同耳

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

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

集解地理志屬常山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人遺李良書不封

集解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我得

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

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

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

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

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

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

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

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

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乃求得趙歆

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

月也音烏轄反駟案立為趙王居信都

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

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

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歆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

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

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

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黈陳澤音釋往讓陳餘

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

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十中冀
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

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黡陳

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

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黡陳澤先

嘗秦軍

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

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

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

兵渡河遂破章邯

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

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黡

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黡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

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案重訓難豈以

臣為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乃脫解印綬推予張

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案重訓難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廁還亦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

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

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游集解韋昭曰雅素也鄭氏云雅故

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

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

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

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

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集解徐廣

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

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音說音悅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

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集解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集解

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甘公曰集解文穎曰善說

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漢王之入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

必屬漢故耳走漢集解徐廣曰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

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

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

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

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解徐廣

月斬陳餘泚水上集解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

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

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正義在趙州贊皇
縣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集解徐廣曰

四年夏 駟案漢書

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

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

韞者臂捍也 禮

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

屈膝坐其形

箕如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徐廣曰田叔傳

人皆怒然則或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

辱王也

孟康曰音如潺 案服虔音鈕閑反

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

表至誠為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

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

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

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

音一漢書作汗蕭該故反說文云汗

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

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柏

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

要之置

集解章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文穎云

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置中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

止中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

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

膠致

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

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

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

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

劓集解徐廣曰丁劣反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

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集解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泄姓也臣之邑子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集解徐廣曰籋音鞭翮案韋昭

服虔云音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

羊筍音峻筍者竹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

籋舉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

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

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

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

絕航遂死集解韋昭曰航咽也索隱蘇林云航頸大

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

宣平侯索隱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

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

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駱

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

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

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案謂偃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

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

池食細陽之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

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集解駸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

侯名倭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集解駸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

以利哉索隱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則從君無勢則

其去此固也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

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志年羈旅刎頸
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邛勢
利傾奪隙
末成豐

史記卷八十九

史記 卷八十九 十一中華書局聚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家入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入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

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秦滅魏

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王咎從弟真魏秦滅魏

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

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

也說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

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

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集解徐廣曰元章邯已破

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州高魏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章邯遂擊破殺周

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

亡走楚集解徐廣曰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

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

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今為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

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

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

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解案高祖

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

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正義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邱故城在曹州城

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

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

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旦日謂明日之

朝日出 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

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

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

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

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

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令楚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

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

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

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梁地猶專也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

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州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

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

黃十七城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外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成皋府汜水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為楚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縣東二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

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

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在陳州宛邱縣

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

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

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

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義從宋州已

曹濮汴滑從陳以東傅海集解駟案傅音附正義從

並與彭越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與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

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

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亳州也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

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

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

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

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集解文穎曰青衣縣

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蘇西至鄭索隱地理志鄭屬京

北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

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

患正義遺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

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

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魏地關

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一作倅韓傳

亦有喋血語也

索隱

音喋猶踐也殺

懷畔逆之意

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

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

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

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谷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

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

兵不往趙

醢何傷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
卽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
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
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
經注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
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
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
爲堂城非也又曰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
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
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
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
者疑卽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史記卷九十考證

天... 卷十...

...

...

...

...

...

...

...

...

...

...

...

...

史... 卷十...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

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

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故六城在

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

六卽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

蓋英後改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臣瓚音機

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

者語辭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布已

義亦通

史記卷九十一 中華書局聚

論輸麗山

正義

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

麗山

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

江中為羣盜

索隱

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

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

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

正義

時會稽郡所理在吳

闔閩

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

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

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

薛古城在徐州滕縣

也界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

為當陽君

正義

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

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

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

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

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

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

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案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

猶若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案漢書作

間之義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簿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

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正義郴丑林反今郴漢二年齊王田榮

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

集解 誚案漢書音義誚責也

布

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

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虞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

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案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

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集解李奇曰板築牆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集解翹案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

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案隱負猶被也以其

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王收

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徼乘塞案隱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案隱張晏曰羽從

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

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案隱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

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

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

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

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

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

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

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

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宋州數月龍

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

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上方踞牀洗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

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議高祖以布先分

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於是迺使人入

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

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

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紫隱腐音輔謂之腐儒

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

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

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

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
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
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
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

對門

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索隱

人姓名也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

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
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
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
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

之請繫赫使人微集解駟案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

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

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

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

疏節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駟案往年前年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

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

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

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荆王劉賈都西取楚交都徐州下

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州來國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也及為之上者遠甚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

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

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罰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

舉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

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

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案劉氏云薛公得迺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州盱眙縣東北

六十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案如淳

曰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案杜

城縣北四十里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

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案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

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下持瑞反韋昭

云斬之鄉名漢書作蕤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甚上

正義斬音機沛郡斬城也甄遂瑞反布兵精甚上

迺壁庸城集解鄧展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

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集解徐廣

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使人給布偽與

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番陽人殺布

茲鄉民田舍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步遂滅黥布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期思故城

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拔音白項

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

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竟以滅國集解駢案媚音冒媚亦妒也圖

原英布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

也以不得言妬媚是媚圖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

赫見毀卒致無妄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

史記卷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
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
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
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蓋採之
諸書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
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淮陰縣楚州也始為布衣時貧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

昌亭長寄食楚漢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起而蓐中食

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

下北臨淮水諸母漂集解章昭曰以水擊有一母

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

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下集解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騰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

讀何為不通袴下即騰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

伏正義俛音俯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

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解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

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

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集解徐廣曰典客也索隱

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輦十三人皆已斬次至

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
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
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
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
漢中無所事信也集解文穎曰專猶業張晏曰無專用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

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
 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

曰廢不收也索隱喑於燒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吒索隱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翻案音匈于反索隱展

曰媯媯和好貌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者印剗弊忍不能予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

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索隱

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

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

案秋毫秋乃成

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

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案說文云檄二尺書

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

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

定三秦漢二年出關

函谷關

收魏河

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

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兵敗散彭城而卻退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案今

反漢與

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

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

岸對舊信乃益爲疑兵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陳船

欲渡臨晉索隱劉氏非也案京北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

陳欲渡者陳列船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集解徐廣

曰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瓠以渡韋昭曰以

詐陳列船艘於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

城襲安邑正義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索隱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定

魏爲河東郡正義今安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集解徐廣曰

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

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

其精兵詣滎陽以鉅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

之磴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

是也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闕與索隱喋音敵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

昭音徒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

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

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

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集解翻案輕我伐

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

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引兵

道出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翻案

趙曰傳令軍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

而望趙軍集解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案隱案

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

秋作卑山漢書作葦山說文云葦蔽也從竹卑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如淳

當共飽食也殽言破趙後乃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

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趙軍望見

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

壁擊之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

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

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

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

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

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

如淳云效致也

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
 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
 下集解李奇曰鄙音懼今高邑是身死泯上今將軍涉西河集解此
 馮翊也正義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虞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
 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音縕縕褊鄒氏
 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專美衣甘食音縕縕褊鄒氏
 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縕縕褊鄒氏傾耳以
 待命者集解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

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集解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達曰驛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西乎豈北首燕路正義其所長於燕正義暴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大夫驛兵

集解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達曰驛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西乎豈北首燕路正義

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

北首燕路

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其簡牘或長尺也言暴

其所長於燕

正義

暴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

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正讀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

渡平原

正義懷州有平原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

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

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

生一士伏軾

集解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

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

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

歷下軍

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

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

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

近其室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陳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

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雷澤

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

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書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
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集解徐廣曰徵
四年二月

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

齊王信

集解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

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
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
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
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集解數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
色庚反

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
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

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
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
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
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
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
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
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
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
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
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
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

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

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

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

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

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集解張晏曰折敗也北奔北

傷成臯集解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

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

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

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

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正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

爲百姓請命

正議上卒亡故故云請命

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

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

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

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
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
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
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驥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
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
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
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
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
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驥陳澤
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
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
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
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

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集解

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鮪魚石罌不過一二石

耳一說一儻與一斛之餘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給音胎闕卿相之位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

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踟躕

集解徐廣曰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

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

指麾也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廣曰徐

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

國策皆以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

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

曰以齊為平原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

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

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集解徐廣曰東海狗

縣有伊廬鄉案韋昭曰今中廬縣在義清縣北二十

馬彪郡國志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

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

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

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

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集解

張晏曰狡猶猾也吳越春秋作郊兔戰

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

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

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集解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

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

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

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

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晉

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信囚欲
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殺之舍人第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

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集解張晏曰以於鹿喻帝位也

珍做宋版印

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
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
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
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
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餗與漢重歸楚楚安三
分不議偽
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卽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卽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